

日本 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 罪 恶 之 偶

曾有情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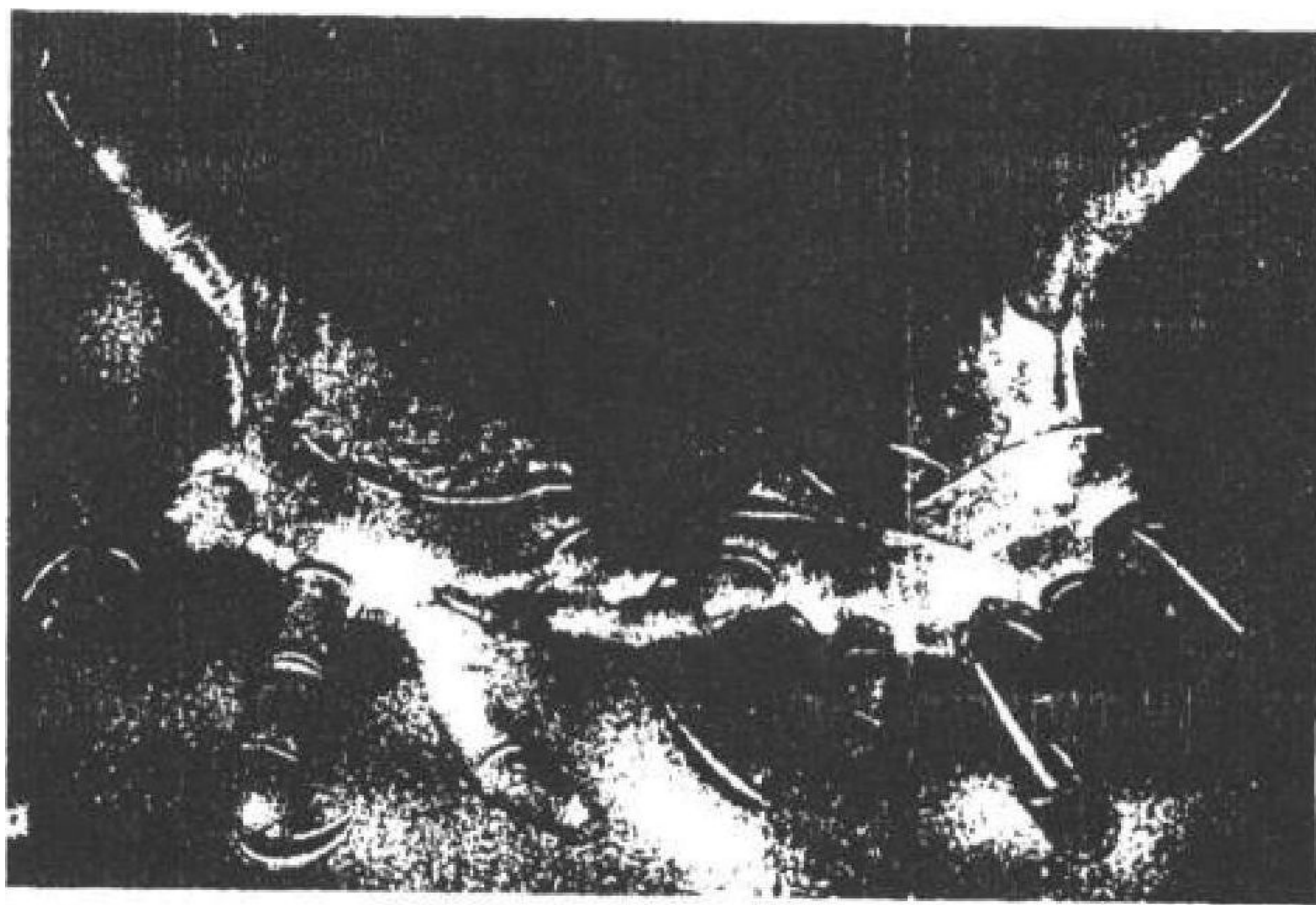
达川惠子一觉醒来正好是一整天了，千里之外却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她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杰作。

在工作中，她在一处佛像背后看到了一群手舞足蹈的木偶，庄严的圣殿隐隐有一股邪恶之气在激荡。她从此陷入一系列的凶杀案中，每当她孤立无援时，一滴清凉的眼泪便会从天而落……

为了生活回归平静，她不得不与罪恶之偶展开殊死搏斗。

远藤志雄恐怖系列之《罪恶之偶》会带给你惊、险、奇、怪之感。

惩罚罪恶的方法不仅仅是暴力，而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在惊恐、逃避、绝望中死去。



# 目 录

## 罪 恶 之 偶

第一章	恶梦重现.....	( 1 )
第二章	古刹幻梦.....	( 41 )
第三章	鬼吃人.....	( 79 )
第四章	幽灵再现.....	( 117 )
第五章	神秘梦境.....	( 155 )
第六章	他乡梦游.....	( 197 )
第七章	杀人者竟然是她.....	( 229 )
第八章	摆脱梦魇.....	( 279 )

# 第一章 噩梦重现

名古屋市。

一个极为普通的放晚降临了。在冬季，像这样的夜晚总是会有雾气渐渐溢满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城市。

来往穿梭的人群掩饰不了那些老街旧巷的阴森。

这夜的都市光怪陆离地闪烁着各种各样的灯光，然而这拒绝不了深深的黑暗对它的拥抱。

远离喧嚣的并不是馨明的亮的家。一盏盏错黄的灯光在街巷两旁的黑暗中挤出一块一块的方格子式的小窗户。低矮的房屋不讲章法地胡乱码着。在这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是谁说过，往黑暗起近一步，便意味着向死亡迈近了一

步？

河水湍急，幽幽地流过城市。

树木投在河岸边的阴影中，肥硕的水老鼠无声无息地爬上岸来，在岸边的淤泥里翻刨着它们心目中的美味。

在雾气长临的冬季里，或许只有猥琐、肮脏如它们的生灵，才会在这样的夜里偷偷出行。

黑暗中那双不可捉摸的眼睛冷冷地看着都市里喧嚣的人流。

突然，这双眼睛闪过一道绿光，一种欣喜的感情流溢出来。

随后，渐渐隐没在黑暗中。

雾气越来越重了。

阴湿的河边，水老鼠们突然散开。

随着一阵水响和一声沉重的叹息，一个人的身影冒出了河面。他身上还滴着水，在这样寒冷的科夜。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只是专注地走向岸上。

他的姿势带头三分疲惫，在黑暗中进行得并不快。

那个关键的时刻来临之前，他下意识地往市区走着。

都市灿烂的灯光根本不屑于去在意他的进入。

哦，孩子，你还在等什么呢？我所赐给你的，就是一把最公正的戒尺。

去吧，去惩罚那些被欲望和贪婪充斥了灵魂的人类。

黑暗中传来这嘶哑的声音。

他抬头望着挡在面前的大厦，浑身的肌肉开始不断的抽搐。他知道那个令他痛苦的关键时刻就要来临了。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

他眼中蓦地燃起一团饥渴的火。

他的脸开始因肌肉的痉挛而变形，肌肤呈现着怪异的死灰色。他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的指，干枯的手掌泛着绿莹莹的微光。

燃着火的眼睛在黯产中寻找猎物。

一个浑身洒气的醉汉哼着歌走在空荡荡的街上。

醉汉脚步踉跄但兴致很高，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他当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多了一个飘忽不定的灰色身影。

醉汉感到有人在自己肩头拍了几下。他漫不经心地一回头。

一只死灰色的干枯手掌按在了他那因恐惧而五官都变了形的脸上……

名古屋市·不老町·十三号

《朝闻日报》社女记者古川惠子伏在案头，正在赶写一篇题为《父亲贪婪，煮食幼子》的消息：“一个巨大的黑影从一片树丛里矮身而出，（远处的夜莺正凄厉地叫着），黑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 ， ， ” 钟楼里的钟声响了十二下，惠子悚然一惊，时针已经指向三月十三日了。惠子已无法工作，大脑里一片“嗡嗡”声，她的意识开始模糊、模糊……

一个忽远忽近的声音在对她说：“惠子，来吧，来吧，来吧……”她慢慢地起身离开书桌走向黑暗，走向她家的凉台。凉台上的昙花，娇艳地开着，丝丝幽香浸入惠子的心

脾，她站在昙花前不动了。两眼无神，目光空洞地看着昙花，渐渐地她觉得自己没入了黑夜，坠进了无边的星空，在星空中不停地旋转、旋转……

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对惠子说：“你是玛尼来，你是玛尼亚……”

玛尼亚眨了眨眼，发觉自己的一只手正压着平摊的胸口，它柔和得像一支剔了骨的羽毛；另一只手的手腕夹在大腿中间。她感觉到晚冬的日光正朦胧地透过垂着的窗帘。

她盯着天花板，焦急地抚摩着肚皮，为自己跳动的脉搏和奔涌不已的血液祷告着。每次来潮时，她的下腹胀痛，随即这种痛苦就会变成胃部痉挛。

她掀掉被子，一蹬腿下了床，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好像担心踩着了什么，被它缠着、咬住。她坐下来打了个哈欠，双手抱着两肩，身体向前倾，随意地扫了一下挂历。

“星期三，”她朝空寂的房间大声说道，“三月十三日。”

声音有些沙哑，微弱无力，她又试了试：

“星期三，三月十三日。”

这下听起来要好些，还沙哑，但有力，明朗，差不多和狼嚎一样。

她光着身子站起来，伸了伸腰，活动了一下头部。一时她感到有些摇晃，便一把抓着椅角支撑着自己。一阵眩晕过后，她又站稳当了。

她记得好像将这件事告诉过大夫。大夫说头昏眼花没事

儿的，一会儿就好。

“对，一会儿就好。”她也告诉自己。

不过她还是感到不安。她不喜欢那样神志不清的状态，不喜欢无法控制自己，不管那是多么的短暂。

她回到卧室，做了五分钟的晨间操。她做得很无力，也很无奈，更不耐烦。她勉强伸直膝盖，弯下腰，手掌触地。又双手前举，再高举弯曲脊背，张开双臂左右扭动身体，然后转动头部活动脖子。她还向前甩动着盆骨和臀部，这样的动作是自创的，她确信，这样会减轻胃部的收缩性痉挛产生的疼痛。

她又走进卫生间，漱口，按摩脸部，以此减少下腭的脂肪。她对着镜子，不断地对自己嘴牙咧嘴。

她迅速穿好衣服。黑色的乳罩和衬裤，透明的肉色连裤袜，高跟磨花皮鞋，红色高领绒衣，宽大的皮带束着短呢裙。她尽快地在穿衣镜前整理了一下，稍稍梳了梳微卷的金色短发。

玛尼亚要服用的药片都放在厨房洗碗池上面的碗柜里，有维生素、苏打片、避孕药、开胃药、止痛药、镇静药……卫生间里的药柜简直盛不下这么多东西。

碗橱的门内侧贴着一个纸条子，注明本月的哪天该服用哪种药：隔月服的、日服一次的，名目繁多。

她从玻璃瓶倒出一杯乳黄色的菠萝汁，在这三月十三日星期三的早晨，她喝着饮料，吞下了维他命B1、维他命A、维他命C、维他命E、避孕药、铁锌合剂、医生给她开的胶囊、半片胆碱、一片苜蓿片、一个据说是卵磷脂含量很高的

胶囊、一片利眠片宁，最后润喉丸是要求含化的，结果也让她嚼碎吞下去。

她在客厅的壁橱里取出一件外衣，这件黑绒外衣钉有双排中国式纽扣，领子是羽绒的。她检查了下黑坤包里的东西：钥匙、纸巾、钱包、一小罐液态毒气、一把双刃红把瑞士士兵折叠式袖珍刀、一份档案、一个钻子、一个开瓶器和一把小剪刀。

她透过窥视孔看了看门外，确定过道上空无一人。她打开门栓，解开门链，扭动锁把，小心地开了门。过道上的确没有一个人。她特别谨慎地把门锁上，按了一下电梯，然后紧张不安地等候着……

她走进大厅，快步走出了厅门，来到人行道上。看门的老头正擦着一面黄铜牌匾，上面有几个人的名字。

“早上好，玛尼亚小姐。”老头说。

她对他淡然一笑，然后往西朝肯迪大街走去。她大踏步前进，脚下生风，双眼平视前方，没功夫理会过路的行人。其实，没有人会注意到她。

伊朗大酒店像一具倒立的棺材，被挤在肯迪大街的四十五号和四十六号之间，四周林立着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摩天大楼。酒店入口处有几个彩色大理石柱。这里好像一个老式的绅士俱乐部，里面的会员用《朝闻日报》遮着脸正在打瞌睡，穿制服的仆人用银盘端来了威士忌。

伊朗大酒店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像其他所有的饭店一样，也曾经历过悲剧和暴行。房客心脏病猝发、艾滋病传染等事就不必提了，另外还发生过两次谋杀，九次自杀，其中

有十三次是有人从高屋楼上跳下去的。

一九七三年，一位顾客在餐厅喝酒被呛死。

一九七九年，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一个嫉妒、愤怒的丈夫砸开了一中零三号房间，他的妻子和情夫正在床上边做爱边唱着《祈祷吧，上帝》。他并不为之所动，一头撞上离他最近的一扇窗户，摔死在肯迪大街上，把大门罩上的钢化玻璃弄坏了。

一九八三年，在一个公司租用的套间里，发生了一起开枪决斗事件。一人被击毙，另一人受了伤，当时有一个客房服务生在场，一颗子弹恶作剧似的钻进了他的屁股。尽管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但伊朗酒店仍不失为一个安静、稳重、保守的企业。酒店安全科职员不多，它主要的职能是不动声色地驱赶流浪在肯迪街上的醉鬼和乞丐，礼貌地把那些明显地想冒领失物的人从鸡尾酒厅清理出去。

玛尼亚对自己所任职的伊朗酒店的历史及其职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知道究竟有几顶帽子一样清楚。

玛尼亚离开了自己在东三十三街的公寓后，于九点四十三分来到了伊朗酒店。看见了门房、招待员和预订房间柜台前的服务员，朝他们一一点头，穿过一扇写有“闲人免进”的门，走过一段过道，进了安全科的套间。像往常一亲，安德鲁早晨二点到七点值班，他还在办公室里的皮躺椅上睡觉。她摇醒了他。他肥胖，很不爱干净。一摸到他，她就感到一阵作呕。

“怎么？”他说。

“起来。你还在值班哪。”

“是的，”他说着抬了抬身子，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咂咂嘴，“来杯饮料吧，小姐？”

“不行。”她生硬地说。

他看了她一眼。

“来杯饮料吧，玛尼亚？”

“这才对了。”她说。

“丹诺亚的？”

“当然。”

“昨晚到今天有没有带刺激性的新闻？”她问。

“没有。几个醉鬼在九楼唱歌，就这样。晚上没什么事儿，这样真令人高兴”。

她给自己和安德鲁先生各冲了一杯清咖啡。丹诺亚的咖啡看起来很开胃。她给安德鲁弄了块果脯，他什么都能吃。

她端着装满东西的盘子回到了安全科办公室。安德鲁已经来了，他和另一个小伙子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他们正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一见玛尼亚来，他们马上止住。另一个小伙子向她道了早安，两人有礼貌地感谢她送来了咖啡。

一回到她的办公室，她又听见他们笑了起来，她怀疑他们是在笑自己。她低头看了看，毛衣和裙子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皮带好好的扣着，裤袜上也没有一丝发线，她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可是……

她端坐在桌前。办公室没有窗户，她喝着咖啡，这时传来两个男人低低的对话声和酒店里的喧闹声。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

玛尼亚好像与任何东西都无缘，个子不高不矮，身体不

胖不瘦，皮肤不白不黑，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没有突出之处。

她的头发没有光泽，在脑后梳着一个短小的马尾巴，两绺头发从头顶垂到耳朵后边。从大学毕业后，她就没有改变过发型，象套在头发上的一个发套，一整片，她像一揭开就能看到像尼姑一样苍白的头皮。

她的脸呈三角形，下巴很尖，眼睛呈淡蓝色，既不深邃也不热情。

她的嘴唇绷得很紧，线条看来很僵硬，如果通过巧妙的化妆也能改善，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公众场合，她的性格会显得很稳重、文静。她很少笑，即使笑一下，别人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在些人觉得她严肃、庄重、迟钝。谁知道呢？

她快三十三岁了，有时去锻炼，身体看上去还不显老，肌肉也有弹性，腹部扁平臀部紧绷，大腿并不松弛，腰臂部的曲线让人看了惬意。

医生向她保证，除了可治愈的生理失调和经期痉挛外，她十分健康。

这她比谁都清楚。可是没人爱她，自己不能引起别人的好感，这难道就不算一种疾病吗？

也许她的色彩太暗，形象太单调，但她干的工作就是这样，缺乏生机活力，没有意义。污秽的衣服，刺眼的皮鞋，顺从的目光和一掠而过的胆怯的微笑。

她来去匆匆，没人注意，这对她来说，真是太好了。她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世人所不知，她要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肥胖的安德鲁经过她的办公室时，朝她招招手就出去了，嘴里说了声谢谢。

她安排了下当天的工作：制作工人安排表，写信给丢失物品的顾客，把现款收据归类。

她知道，干这点事儿用不了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不过她已经学会了将自己弄得很繁忙。这样可以维持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的形象，这样经理们就不会来了解她在伊朗酒店里真正起到的作用。

这份闲职给她带来的好处，使他很是心安理得。她每周纯收入300美元。她能够过得比较舒服，有前夫提供的赡养费和父母每年寄来的款项。

她从不乱花钱，但决不会亏待自己。任何人见过她壁橱后面的长袍和梳妆台下面抽屉里的内衣都一致认为，对于她希望得到和需要得到的东西，她从不吝啬。

安全部经理伊科夫路过她办公室时停下来。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他余着身子坐在桌沿上，低看着她。

关于玛尼亚的私生活，他只字未问。他们尊重彼此的痛苦，这比他们相互表白和信任来得更亲密。

“科伊中士昨晚来看我”，伊科夫对她说，“他妻子怀孕了。”

“又怀孕了？”玛尼亚说。

“又怀孕了，”他笑着说，“自然，只要有工作他就想干。你今天要做下周的日程表？”

她点了点判断。

“能用他吗？”

伊科夫就爱这样，他不直接让她给伊中士代事做，虽然他有权决定。不过制定安全科的工作日程表是她的份内工作，他是该问问她。

“那么让他顶替亚克的缺”她问。

“当然可以。”

“我找他商量商量，然后给你日程安排。”

“好。谢谢，玛尼亚。”

伊科夫告诉玛尼亚说他准备支服务台看看，然后去检查一下房顶钢门的新锁。

“一个小时就回来。”她说。

她点点头。

他把腿从桌上滑了下来，站了一会儿，没有离去的意思。她好奇地抬起头来。

“玛尼亚……”他说。

她等着下文。

“你没事吧？”他关心地问“有病吗？你好像有些，呃，有气无力。”

他的关心使她有所触动。

“我没事儿，伊科夫先生，”她说，“我又要来潮了。”

“哦，是这样。”他说着，松了一口气，然后怪模怪样地笑了起来，“那么我就得每天早晨剃胡子啰”

他笑着走了出去。

他每天早一刮胡子。不过你刮胡子并没痛苦和胃部痉挛。她真想这样对他说，你没有见那黑糊糊、粘稠稠的分泌物，你想像不出体内流出那种液体是什么感觉。那是一种

对她经常缠绕不清的折磨。

她年龄越大，好像就越觉得生活庸俗。她不是生活在社会和文明之中，而仅仅是活着、呼吸、吃饭、做爱、流血。

畜生、野蛮、厌恶，这些是她常用的字眼。

整个上午她工作得很缓慢，但有成效。她伏在桌上一言不发，乏味地干着，连伊科夫检阅完毕回来时她也没有抬起过头来。她听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开抽屉，杯子叮噠作响，又啪一声关上了抽屉。

她对自己的工作还未感到厌烦，只要认真想一想，真正意识到它的难处才会对它感兴趣。她重复地忙碌着，双手、双眼和大脑神经都集中到手头这件事情上，身体的其他部分仿佛已经离开了身体，飘忽不定。

12点，她拿着银盘走进了厨房。一个厨师给她弄了一份由白菜、芹菜、莴笋和小部分鱼色拉，再加上一个刻成一朵花样的胡萝卜组成的食物。她端着这份食物，拎着一壶热茶回了办公室。

伊科夫没有吃午饭的习惯。

可她又听见他在隔壁办公室拉动抽屉的声音……。

“别让这里鼓鼓囊囊的。”他老爱拍着自己干瘪的肚子这样说。

她直起身子坐在速记台的椅子上吃午饭，背没有靠在椅背上。胃部、腹中的痉挛越来越厉害了，她感到腰椎发热。疼痛像在骶骨里，又像在椎骨上，让人捉摸不定，又像太阳热能一样向四面辐射。

办公桌中间抽屉里放着她的备用药，她就着菜汤服用了

两片阿斯匹林，一片维他命B1，用纯棉的餐巾纸轻轻揉了揉嘴唇，然后准备把用的餐具送回洗碗房。这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伊朗大酒店”，她说，“安全科。能替你做些什么？”

“你当然能哪，亲爱的。”一个女人的声音轻快地说，“下午来参加哈里和我举办的鸡尾酒会。”

“马蒂妮，”玛尼亚愉快地说，“您好吗？”

“精力充沛，”马蒂妮说，“他们怎么样，小姐。”

两个女人谈了起来，大多数时间都是马蒂妮在说，她说得很快，音调又高。玛尼亚听着，对着电话微笑。

她好像辈子都在听马蒂妮讲话，至少是从进了加州大学后，她和她，还有另外两个姑娘同住一间宿舍，那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那时马蒂妮就爱连珠炮般地喋喋不休。

“现实生活中的四年假期”。这是她对大学教育意义的评价，她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反衬了这种看法，她们几个一直住在一起，对别人的幽会、越轨行为，以及一样想她们主意而又畏缩不前的男生冷眼旁观。

马蒂妮说：“听我的，我们在这儿聚集的目的是要想法获取一个丈夫，对吗？可学校却不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呻吟。我们让这些小伙子来这儿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学会了一边扭动一边逼真的呻吟。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知道学会呻吟就是成功。这个学校应该设置一门课程，叫做呻吟001—002，然后第二年设置的课程叫呻吟补习。”

马蒂妮又道：“瞧这些单身汉和丈夫们。假如是男生，”